

抗战文艺作品巡礼

用歌曲代代传唱英雄

——忆歌曲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创作

李丹丹

“牛儿还在山坡吃草，放牛的却不知哪去了，不是他贪玩丢了牛，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……”

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我总是格外想念父亲。难忘10年前，北京首都体育馆，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早期演唱者之一、93岁的女高音歌唱家孟于缓步走上舞台，动情演绎的场景。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被一代代人传唱，一首童谣背后，是一群少年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英勇献身的壮烈。

1941年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反“扫荡”异常残酷。我的父亲李劫夫和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们被分到各县，和群众一起开展游击运动，谁也不知能否再见。那时，父亲背着铺盖卷和各种制作乐器的工具，跟着部队行进，各处采风。肚子饿了，他就喝凉水，咽下硬得快嚼不动的饽饽；棉袄破了，便用绳子系上接着穿。

白天，他和战友们行军；晚上，他为群众演出。群众怎么唱，他们的琴就怎么配合。父亲会记下唱的内容，遇到好听的歌，便配上关于抗战的新词，唱给群众听。反“扫荡”结束后，父亲回到原来的驻地——河北省平山与灵寿两县交界处的两界峰村。他与战友们生死与共，见证了太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。广袤的土地和英勇的人民，给了他创作灵感。

一天，父亲与诗人方冰坐在房东家已被烧破的台阶上，聊起见闻，感慨不已。父亲提议，“我们写点叙事歌曲不好吗？歌颂那些在敌人面前不屈的英雄们，使他们的事迹得以流传，教育后来的人！”

话音刚落，方冰提笔就写！他将自己听到、看到、使他不止一次流过泪的抗敌事迹，集中在他熟悉的那些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、放牛、拦羊、同敌人机智搏斗的孩子

身上，按叙事诗的格式写。不一会儿，就写出了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等两首歌词。

“好！抒情又悲壮！我马上谱曲。”父亲接过歌词，盘着腿，边用手打节奏，边哼着、记着，很快把曲子谱好了。抗战时期，物资匮乏，哪儿有钢笔墨水？他们找来医生的红药水，再用高粱秆插上笔尖，写出的歌词、歌谱都是红色的。

父亲先将曲子唱给方冰听，方冰觉得流畅优美，有感情。父亲又将曲子唱给西北战地服务团美术组和音乐组的人，征求意见，还到战士和老乡中教唱，听他们的反馈。

印发歌片、口口相传，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中传开了。1942年元旦，《晋察冀日报》副刊刊登了这首歌曲。作品一经发表，很快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传唱开来。

在西北战地服务团，第一个唱这首歌的是顾品祥。顾品祥的演唱，是父亲一句句教出来的。父亲一直强调，要根据歌词的内容来确定演唱的轻重、强弱、快慢；唱“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候，敌人就快要走到山口”时，要唱得稍快些，表现紧张的情绪；唱到“他的脸上含着微笑”时，要唱得轻些、更亲切些；唱到“他的血染红了蓝的天”时，要强劲有力，表现出对英雄的赞美和对侵略者的仇恨……父亲还用农村的葫芦瓢，模仿曼陀铃，做了“瓢琴”，让她自弹自唱。

就这样，顾品祥带着这“土乐器”，走到哪儿，把“王二小”唱到哪儿，一直唱到抗战胜利！新中国成立后，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被编入小学教材，还被写成小说，拍成电影、电视剧，制作成连环画、动漫。2015年8月，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了“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”网络投票结果，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。

时至今日，很多人仍在探究，抗日小英雄“王二小”到底是哪里人？其实，歌中的“王二小”是抗战时期无数少年英雄的集合，是生活真实基础上的一个艺术典型。

千千万万个“王二小”的觉醒和抗争，在民族危亡之际筑起我们新的长城！抗战时期，晋察冀根据地到处都活跃着儿童团员的身影，他们牺牲时只有十几岁，那些还没来得及绽放的生命，为今天的孩子们换来没有战火的生活……

在我看来，这首歌之所以得到广泛流传，还得益于歌的隽永——旋律典雅，而唱出的故事是通俗的，歌的气质是朴实的。歌曲讲的是小英雄牺牲的故事，但并不是在用“刺刀”唱，而是在用真情唱、用人性的美唱。

父亲和方冰的创作从未离开生活、离开人民。人民是艺术的最后鉴定人。方冰的《战斗的乡村》《柴堡》，描写的都是抗日军民可歌可泣的事迹。他在一部诗集后记中写道：“我写的是大白话，是当年写在墙头、印在彩纸上的，是从人民日常生活中提炼的‘诗句’，这样‘才能被广大人民百姓所理解’。”

而我的父亲，一来到生活中，他就特高兴！记得我曾和父亲一起下部队演出，赶上午饭时间，刚吃几口，父亲得知部队已集合，便立即走出食堂。我们与部队集合地之间，是一截悬崖般的陡坡，部队领导让我们坐车绕山路下去。父亲却说：“咱们从这儿下去！”天哪！那长满仙人掌的陡坡，让我迟疑。我刚走到半山腰，父亲那笨拙的



歌曲刊登在《晋察冀日报》上。

河北省平山县委宣传部供图

大块头却迅猛灵巧，早已站在部队操场和战士们说笑唱歌了！

从记事起，我就知道父亲身体不好，但面临困难，他从不含糊。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，父亲这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兵，立即向组织申请，要求到灾区去。那些天，他住在用席子临时搭起的窝棚，席地而坐；看着浑浊得不见碗底的水，端起就喝；没写条件，左腿架右腿上，横着的小腿当书桌，写出20多首歌。

这就是他们那代艺术家的本色——穿大棉袄、用大萝卜煮的菜营养出的革命人，时刻想着人民要唱、爱唱什么歌的创作者。当年，他们那样迫切地希望用歌曲代代传唱英雄的事迹，现在，他们的心愿已经实现了！

（作者为曲作者李劫夫之女，本报记者王瑨采访整理）

“因为我也是‘无名之辈’”

任姗姗

徐庆怡

困局。困境与偏见、挣扎与选择，陈三金用自己的选择来破解。饶晓志希望电影带给观众的不仅是视听“爽”，也有思考与回味。

“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第二次机会。网络会放大对一个人的批评或者褒奖，而这会产生一个又一个误会。人是复杂的，我们定义一个人、一件事不该只凭瞬间的表象。”饶晓志担心的是，在不缺乏表达与观点的网络时代，独立思考和个人判断的缺席，“我们习惯从评论区、弹幕里找判断依据，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外包给他，需要倾听，也必须消化。”一场面试里不去扶倒下的水瓶，被定义为冷漠；一段感情中一时的迟疑，被定义为不负责任……“别忘了，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平台，不该放弃这个平台。这个平台，就是我内心尺度和对世界的独特理解。”

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，饶晓志有两份履历。作为戏剧导演，他的代表作有话剧《你好，打劫！》《你好，疯子！》等，获得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狮奖最佳导演奖。作为电影导演，他的代表作有《无名之辈》系列电影、《人潮汹涌》《万里归途》等，其中《万里归途》获得第二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。

一边是戏剧舞台，一边是光影世界，他努力拓宽题材边界，也积累了更多与现实交锋的经验。电影《万里归途》以真实事件为背景，展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外交官陈三金，他被推入荒唐又真实的骗局中，他被推入荒唐又真实的尺度和对世界的独特理解。

2018年电影《无名之辈》上映至今，饶晓志、任素汐、章宇、潘斌龙等原班创作人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续作。饶晓志说，“世界发生的一系列变化，无数普通人在逆境中的选择”，是他们决定在“无名之辈”主题下续写故事的初衷。《无名之辈：否极泰来》中，主角陈三金是一个跌入命运谷底的外贸“小老板”，在一场真人秀式的骗局中，他被推入荒唐又真实的

困局。我国外交人员在撤侨中的使命与担当。典型的主旋律叙事，却没有片面化、简单化、口号化，而是“写出人物内心的真实与复杂。他感谢戏剧舞台的滋养，“有时候剧本改不下去，就随手从书架上取一本契诃夫的作品，从那里面找找灵感。”他钟爱现实主义，但不拘泥于现实表达，愿意用荒诞的形式包装现实的命题，用黑色幽默反衬苦涩背后的那些坚守。

他的镜头始终关注着那些没有名字的小人物。“因为我也是‘无名之辈’。”饶晓志回忆，自己在县城长大，从一个不被看好、怀揣戏剧梦想的青年，成为一个导演，就是一个无数次“写、再写、改写”自己人生剧本的过程。我的父母不从事这个行业，对他们来说，做这一行没有安全感。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，电影《长夜将尽》获得评委会大奖，我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饰演男主角，某种程度上，我也打破了我的剧本。

在《无名之辈：否极泰来》之后，《无名之辈：意义非凡》将在年底与观众见面。“无名之辈”的故事从浙江义乌出发，辗转泰国、意大利，一步步把小人物的命运放进更宏大的叙事中。义乌这个世界小商品之都，也成为地球村的隐喻，每一盏灯泡，每一个订单，都可能带来人物的命运流转。“打破自己的人生剧本，成为自己故事里的主角，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。”饶晓志说。



导演饶晓志。受访者供图

陪我长大的经典动画

那个夏天看《葫芦娃》的场景

安徽省蚌埠市 徐玉向

知了猴在杨树叶间划破午后的寂静，那台正放着《葫芦娃》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，像块磁铁把整个村子的孩子都吸引到了泛着雪花的屏幕前。梅兰芳的水袖拂过江城夜色；长乐戏院的木椅间，周信芳的麒派唱腔激荡人心。老汉口的茶楼里，码头工人啜着酽茶，也能拍板哼一段“二黄”；巷弄深处，票友结社“打围鼓”，弦歌彻夜不歇。这座城市的戏曲基因，早已经深植于市井烟火和奔腾的江水之中。

全国戏曲（南方片）会演连续4届落户武汉，第十七届中国戏剧节、“戏码头”戏曲艺术展演等戏曲会节接连在武汉举办。

年轻演员在这方舞台上成长，新一代观众在这片热土上启蒙，传统与青春共谱新章，武汉这座“戏曲大码头”的金字招牌愈发明亮。

武汉素有“戏曲大码头”之称，自明清以来，便是南北戏曲交汇的重镇：汉江帆樯林立，商贾云集，戏班随漕运南下北上，汉剧、楚剧在此生根，京剧、越剧、豫剧、评剧等诸多剧种亦在此争鸣。当年，民众乐园的雕花戏台上，梅兰芳的水袖拂过江城夜色；长乐戏院的木椅间，周信芳的麒派唱腔激荡人心。老汉口的茶楼里，码头工人啜着酽茶，也能拍板哼一段“二黄”；巷弄深处，票友结社“打围鼓”，弦歌彻夜不歇。这座城市的戏曲基因，早已经深植于市井烟火和奔腾的江水之中。

全国戏曲（南方片）会演连续4届落户武汉，第十七届

中国戏剧节、“戏码头”戏曲艺术展演等戏曲会节接连在武汉举办。

年轻演员在这方舞台上成长，新一代观众在这片热土上启蒙，传统与青春共谱新章，武汉这座“戏曲大码头”的金字招牌愈发明亮。

如今想来竟是温柔的留白。就像总在关键时刻停电的傍晚，未竟的故事在煤油灯下被我们续写出千百种可能，每个版本里，七色葫芦都准时在夕阳最浓时亮起光芒。

堆就软趴趴地垂下来。小坡不服气，跳上碾场的石磙，叉腰喊：“看我的！”结果一泡尿滋出老远，在夕阳底下画了道金灿灿的弧线，惹得我们笑滚在麦穰堆里。

如今4K画质里的蛇精鳞片纤毫毕现，却再难复现当年从雪花屏里辨认妖精时的紧张。那个夏天我们轮流扮演葫芦娃，小坡总抢着当力大无穷的大娃，却在下河救人时发现自己的力量只够抱起一只西瓜。而真正像金刚葫芦娃的倒是瘦小的钢头，洪水来时他抓着树枝救起了邻家小妹。

记忆里总卡在下集预告的胶片，如今想来竟是温柔的留白。就像总在关键时刻停电的傍晚，未竟的故事在煤油灯下被我们续写出千百种可能，每个版本里，七色葫芦都准时在夕阳最浓时亮起光芒。

从《铁流东进》到《红色的起点》，一票难求；从《三湾，那一夜》到《抗战中的文艺》，备受关注……红色戏剧正以自身独特的魅力，将观众吸引到剧场之中，共同触摸历史脉搏，聆听岁月回声。

“一票难求”的背后，是作品自身品质的厚积薄发与艺术表达的创新突破。今日之红色戏剧已非简单化、脸谱化的再现。文艺工作者们正在以对历史的深沉敬意和对艺术创新的不懈追求，将革命故事讲得有血有肉、深情动人。无论是《铁流东进》中那支铁血部队在炮火中不屈前行的壮烈，还是《三湾，那一夜》聚焦伟大转折点所展现的惊心动魄，抑或是《红色的起点》那极具先锋气质的舞台表达，这些剧目都着力于人物内心世界的深邃挖掘与精神高度的真实呈现。当历史洪流中的个体抉择、信仰力量被细腻而震撼地铺陈于舞台之上，其感染力便能直击观众心灵深处。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如同仰望矗立在民族精神航道上的巍峨灯塔，其光芒穿透岁月，在全社会激荡起强烈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。在当下，剧场里的红色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产品这单层含义，更成

为公众追溯民族来路、汲取精神力量的重要寄托。

这股热潮由年轻一代积极引领。Z世代观众主动踏入剧场，在艺术的震撼中追寻个体与宏大历史叙事的联结。《红色的起点》的成功，正是这一趋势的绝佳注脚——它没有依赖任何光环，中国国家话剧院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以充满锐气与热诚的表演，点燃了观众的热情。剧中，当代青年演员演绎百年前同样年轻的革命先辈，同样的青春热血在舞台上激荡共鸣，完成了一场

快人快语

艺文观察

今年4月—6月，中国剧协与江苏省委宣传部、江苏省文联在苏州联合举办“登临计划——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”。《牡丹亭》《白蛇传》《陈三五娘》《赵氏孤儿》4部家喻户晓的戏剧经典，由8个院团带来8台不同艺术样式的精彩演绎，呈现出经典与时代俱进、不断更新的生命力。

由田汉改编创作的京剧《白蛇传》将清代传奇中的白蛇剧目提升到“不以人妖之别看真假，而以情之真假论是非”的思想境界，成为现代戏曲的里程碑之作。该剧于上世纪50年代经国家京剧院创排，全国各京剧院团竞相演出，许多剧种也纷纷移植。而粤剧《白蛇传·情》既在文本改编上以当代青年人关心的情感关系为中心，进一步增强人物的合理性，又在剧场艺术、音乐创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更加符合当代年轻人审美的创新。

《赵氏孤儿》以强烈的悲剧事件与悲剧情感到不同艺术样式的创作者的钟爱。本次展演季中的豫剧《程婴救孤》和音乐剧《赵氏孤儿》，可谓传统剧目现代解读的代表性作品。豫剧《程婴救孤》将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现代情感关怀相结合，而音乐剧《赵氏孤儿》则将政治理想、个体价值、道德困境等清晰呈现，获得当下观众的理解与共鸣。

青春版昆曲《牡丹亭》对汤显祖的文学原著只删不改，在剧场呈现上，既保留昆曲美学精华又加入当代审美元素，为昆曲艺术在当代青年人中的普及作出巨大贡献。苏州市歌舞剧院演出的新创舞剧《牡丹亭》则以现代与古典相融合的舞蹈语言体现“至情”的普遍精神价值。

流行于闽南、潮汕地区的传统剧目《陈三五娘》，是南戏古老遗存剧种梨园戏的看家剧目，历经8代表演艺术家传承，其艺术价值仍被不断开掘。潮州市潮剧团自上世纪80年代创排的潮剧《益春》，以丫鬟益春为主人公，体现底层人的智慧和勇气，也是对传统戏曲喜剧艺术的传承与发扬。



图为展演季闭幕演出剧目《白蛇传·情》剧照。

张杭供图



本版邮箱

sbjs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

赵健汝

红色戏剧的集体回响

王莅媛

震人心的跨世纪精神对话。这是时代精神召唤下的集体回响，更是一代年轻人在民族记忆的重大节点主动“寻根”的生动见证。当2025年的我们坐在剧场中，观看《抗战中的文艺》如何展现烽火硝烟里的文化坚守，那不仅是对80年前胜利的缅怀，更是对民族精神韧性的一次当代传承与传承。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回响中，在每一双年轻的眼睛里，民族的精神血脉正以艺术之名，再次开始强劲的搏动。



京剧《八大锤》剧照。

文化和旅游部供图